

鹽鐵論

一之四

青淵文庫

第 共

第

架 號 冊

鹽鐵論序



奚暇齋
讀本記

張子曰余嘗謂文學政事孔門設教
判爲兩科要之皆儒者之能事通一
無間者也是故學優乃仕仕優乃學
此烏可以偏業語之哉借所謂文學
云者而不通政事則空言無當殆非

達儒之謂矣余於桓氏鹽鐵論不獨
好其文蓋多其善言政事焉夫君子
非患不文也患不適用耳乃世之策
士云者徒騁章句之學而中無卓見
牽合雷同阿徇逢迎多所顧忌不能
一張膽正言吐露忠赤畢展其志何

者大抵以干祿爲累得失動心雖欲
抗論不可得已苟如是則上負天子
下負所學是尚可以爲士乎夫士貴
立志亦貴養氣志不立則中懦氣不
養則外怯孔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
夫不可奪志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

然之氣且云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
巍巍然蓋君子求諸已而已其用其
舍其得其失當自有任其責者於我
何與焉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
十說而無所遇孟子亦奔走齊梁所
如不合道之不行豈孔孟之罪哉然

萬世之下六經昭如七篇具在道賴
以傳至今不泯說者謂夫子賢於堯
舜孟子功不在禹下信哉言也漢興
百有餘載敦尚儒術文學賢良皆誦
法孔孟知所自好其議罷鹽鐵酒權
均輸憤切時政貫綜國體至能以韋

布直詆公卿辯難侃侃無少假借不
降其志不餒其氣雖古稱國士何以
加焉當其時雖不見用卒乃賴桓氏
采錄爲書遂至不朽後之儒者試取
而讀之不以俗學自困則志意奮揚
待問而發臨文不遜盡言不諱將以

堯舜待其君伊周待其相孔孟待其
身又何疑懼之有如其不遇則從吾
所好簞瓢陋巷帶索鼓琴以詠先王
之風不然或撰造一家之言建不朽
之業寄知音於後世亦可矣詩云優
哉游哉聊以卒歲此之謂也蓋古之

人得志則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
於世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
囂囂如也何必枉道求合哉夫一言
之間推見心術窺測至隱若是乎言
之不可不慎也漢武帝時頗多策士
後先奏對各異其說董生一言主正

公孫氏一言主和至觀其終世行業
亦以類判如其所言自此以降則文
學賢良茂陵唐生九江祝生劉子雄
魯萬生者聲稱孝昭之世跡其行事
雖不少概見然深考其說立意較然
不詭於道其爲孔孟之徒也必矣往

五
余嘗師事涇野呂公西玄馬公學儒
者言勗余以立志養氣之說自孔孟
求之母曲學以阿世及指稱漢代作
者此書爲最其言治理並可施設儒
者之能事畢在是也嗟乎哲人旣逝
雅訓猶存不敢廢墜謹爲註釋因著

其說如此若鹽鐵終始之詳余別有
序姑藏之山中以俟知者此不具載
云嘉靖癸丑閏三月朔旦雲間張之
象序

鹽鐵論總目

卷一

本議

方耕

通有

卷二

錯幣

禁耕

復古

非鞅

卷三

晁錯

刺權

刺復

論儒

憂邊

卷四

園池

輕重

未通

地廣

貧富

卷五

毀學

褒賢

相刺

卷六

殊路

頌賢

遵道

論誹

孝養

卷七

刺議

利議

國疾

散不足

救匱

鹽鐵鍼石

除狹

卷八

疾貪

後刑

授時

水旱

崇禮

備胡

卷九

執務

能言

鹽鐵取下

擊之

結和

誅秦

伐功

西域

世務

卷十

和親

繇役

險固

論勇

卷十一

論功

論鄒

論舊

刑德

卷十二

申韓

周秦

詔聖

大論

雜論

目錄終

皇朝金言

目錄

五

鹽鐵論卷一

漢 汝南桓寬著 徐仁毓閱

本議第一

惟始元六年有詔書使丞相御史與所舉賢良文

學語問民間所疾苦

車千秋傳曰武帝疾立皇子鉤弋夫人男爲太子拜大將

軍霍光車騎將軍金日磾御史大夫桑弘羊及丞相千秋並受遺詔輔道少主武帝崩昭帝初卽位未任聽政政事壹決大將軍光千秋居丞相位謹厚有重德始元六年昭帝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於是鹽鐵之議起焉

文學對曰竊聞治人之道坊

古防字

淫佚之原廣道德

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毋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鹽鐵酒權音較均輸與民爭利

食貨志曰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者煮鹽官與牢盆浮食奇名欲擅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鈇左趾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便屬在所縣使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爲吏武帝紀曰天漢三年春二月初權酒酤是時桑弘羊爲大司農蓋其所建也應劭曰縣官自酤權賣酒小民不得復酤也韋昭曰權謂禁民酤釀獨官開置如道路設木爲權獨取其利有若渡水之權因立名焉史記平準書曰元封元年桑弘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代孔僅筦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

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名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卽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爲然許之散

敦厚之樸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

衆夫文繁則質衰末盛則本虧末修則民淫本修則

民慤音郤民慤則財用足民侈則饑寒生願罷鹽鐵酒

權均輸所以進本退末廣利農業便也

大夫曰匈奴背叛不臣數爲暴於邊鄙備之則勞

中國之士不備則侵盜不止先帝哀邊人之久患

苦為虜所係獲也故修障塞飭烽燧屯戍以備之

先帝漢武帝也戍音絮守邊也從人持戈為意邊用度不足故興鹽鐵設

酒權置均輸蕃貨長財以佐助邊費今議者欲罷

之內空府庫之藏外乏執備之用使備塞乘城之

士乘城謂登城而守之也饑寒於邊將何以澹古瞻字之罷之

不便也

文學曰孔子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

貧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

不言得喪畜仁義以風之廣德行以懷之是以近者

親附而遠者說服故善克者不戰善戰者不師善師

者不陳古陣字修之於廟堂而折衝還音旋師王者行仁

政無敵於天下惡用費哉

大夫曰匈奴桀黠音牽謚法云賊人多殺曰桀擅恣入塞犯屬

中國殺伐郡縣朔方都尉甚悖不軌法也宜誅討之

日久矣陛下垂大惠哀元元之未澹古瞻字元庶民也不

忍暴士大夫於原野縱然被音披堅執銳有北面復

匈奴之志又欲罷鹽鐵均輸憂邊用損武略無憂

邊之心於其義未便也

文學曰古者貴以德而賤用兵孔子曰遠人不服則
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廢道德而任兵革
興師而伐之屯戍而備之暴兵露師以支久長轉輸
糧食無已使邊境之士饑寒於外百姓勞苦於內立
鹽鐵始張利官以給之非長策也故以罷之爲便也
大夫曰古之立國家者開本末之途通有無之用
市朝以一其求致士民聚萬貨農商工師各得所
欲交易而退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李奇曰器幣
有不便於時
則變更通利之使民
樂其業而不倦也故工不出則農用乖商不出

則寶貨絕農不出則穀不殖寶貨絕則財用匱故
鹽鐵均輸所以通委財而調緩急罷之不便也

文學曰夫道民以德則民歸厚示民以利則民俗薄
俗薄則背義而趨利趨利則百姓交於道而接於市

老子曰貧國若有餘非多財也嗜欲衆而民躁也

賈逵

曰躁
擾也

是以王者崇本退末以禮義坊民欲實菽粟貨

財市商不通無用之物工不作無用之器故商所以
通鬱滯工所以備器械非治國之本務也

大夫曰管子云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

器械不備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商工
不備也隴蜀之丹漆旄羽荆揚之皮革骨象江南
之枏梓竹箭燕齊之魚鹽旃裘兗豫之漆絲絺紵
養生送死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貨殖傳曰夫山西饒材竹穀纊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枏梓薑桂金錫連丹沙犀瑋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故聖人作為舟楫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是以先帝建鐵官以澹農用開均輸以足民財鹽鐵均輸萬民所戴仰而取給者罷之不便也

文學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工商盛而
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不務民用
而淫巧衆也故川源不能實漏卮山海不能澹溪壑
汜論曰雷水足以溢壺榼江河不能實漏卮王符曰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卮是以盤
庚萃居舜藏黃金殷紀曰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乃
五遷無定處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盤庚乃遂涉河
南治亳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寧殷道於是乎復興
泰族訓曰舜深藏黃金於薪高帝禁商賈不得仕宦
所以遏貪鄙之俗而醇至誠之風也排困市井排斤也
坊塞利門而民猶爲非也况上之爲利乎傳曰諸侯

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爲民罪梯者也管子曰利出於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梯階也

大夫曰往者郡國諸侯各以其物貢輸往來煩雜物多苦惡或不償其費故郡置輸官以相給運而

便遠方之貢故曰均輸開委府于京以籠貨物

籠包

舉也賤卽買貴卽賣是以縣官不失實

如淳曰縣官天子也張晏

曰不敢斥言天子謂之縣官也

商賈無所牟利

如淳曰牟取也

故曰平準

平準則民不失職均輸則民齊勞逸故平準均輸

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非開利孔爲民罪梯者也

文學曰古者之賦稅於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拙農

人納其獲女紅

音工

效其功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

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閒

音諫

者郡國或令

平聲

民作布

絮吏留難與之爲市吏之所入非獨齊陶之縑蜀漢

之布也亦民間之所爲耳而行姦賣乎農民重

平聲苦

女紅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猥發闔門擅市則萬

物並收萬物並收則物騰躍

司馬貞曰騰躍者謂物踊貴而價起

騰躍

則商賈侔利自市

行貨曰商坐販曰賈

侔利自市則吏容姦豪

而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音古姦吏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便貢輸非以為去聲利而賈萬物也

力耕第二

大夫曰王者塞天財禁關市執準守時以輕重御民豐年歲登則儲積以備乏絕凶年惡歲則行幣物流有餘而調不足也昔禹水湯旱百姓匱乏或相假以接衣食禹以歷山之金湯以嚴山之銅鑄幣以贈其民而天下稱仁往者財用不足戰士或

不得祿而山東被災齊趙大饑穀梁傳曰五穀不升為大饑賴

均輸之蓄倉廩之積戰士以奉饑民以賑故均輸之物府庫之財非所以賈萬民而專奉兵師之用亦所以賑困乏而備水旱之災也

文學曰古者什一而稅澤梁以時入而無禁黎民咸被南畝而不失其務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蓄九年耕有三年之蓄此禹湯所以備水旱而安百姓也王制

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周書曰有十年之積者王有五年之積者霸無草萊不闢田疇不治雖擅山海之財一年之積者亡

樹繁躬耕趣時而衣食足雖累凶年而人不病也

文帝曰九年之水不傷堯
政七載之旱無累湯朝

婦子寧止也

權謫伯

霸音

而范氏以强大下

出公十七年知伯與
趙韓魏共分范中行

地以爲邑

爲庖故善爲國者天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輕我重

所以御輕重而役諸侯也汝漢之金纖微之貢所

以誘外國而釣羗胡之寶也夫中國一端之縵

漫音

文者無

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損敵國之用是以羸

音驪
驢駝

宅音駟衙尾入塞

羸驢種而馬生也駝駝古本作橐佗言能負橐囊而

也住物

驪

駭音駭

奚音
駟

元音

馬盡爲我畜

驪驥古本作驪
奚驪驢類也

𩇛 音渾

𧢲
𧢲音

狐貉采旃

音 瓊

文廟

計音

充於內府而璧玉

珊瑚瑠璃咸爲國之寶是則外國之物內流而利

不外泄也異物內流則國用饒利不外泄則民用

給矣詩曰百室盈止婦子寧止

文學曰古者商通物而不豫工致牢而不偽故君子

耕稼佃漁其實一也商則長音詐工則致罵內懷闕

闕而心不忤闕闕私視也是以薄夫欺而敦夫薄昔桀女

樂充宮室文繡衣裳故伊尹高逝遊毫音而女樂終

廢其國管子曰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端謬晨樂聞於三衢是無不服文繡衣裳者伊尹以毫

之游女工文繡纂組一純得粟百鐘於桀之國夫桀

之國天子之國也桀無天下憂飾婦女鐘鼓之樂故

伊尹得其粟而奪之流此之謂來天下之財桀霸有

天下而用不足湯有七十里之毫而用有餘天非獨

為湯雨菽粟而地非獨為湯出財物也伊尹善通移

輕重開闢決塞通於高下徐疾之策坐起之費時也

今羸驢之用不中去牛馬之功颺絕旃罽不益錦綈

之實綈音提厚繒也美玉珊瑚出於昆山珠璣犀象出於桂

林此距達漢萬有餘里計耕桑之功資財之費是一

物而售音百倍其價一也一挹而中萬鍾之粟也中

聲當夫上好珍怪則淫服下流貴遠方之物則貨財

外充是以王者不珍無用以節其民不愛奇貨以富

其國故理民之道在於節用尚本分土井田而已韓

日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為一井廣三百步長三百步為一里其田九百畝廣一步長一步為一畝廣百步長百步為百畝八家為鄰家得百畝餘夫各得二十五畝家為公田十畝餘二十畝共為廬舍各得二

欽牛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憂患難相救有無相貸飲食相召嫁娶相謀漁獵分得仁恩施行是以其民和親而相好

大夫曰自京師東西南北歷山川經郡國諸殷富

大都無非街衢五通商賈之所臻萬物之所殖者

故聖人因天時知去聲者因地財上士取諸人中士

勞其形長沮桀溺無百金之積蹠蹠之徒蹠音脚無

猗頓之富長沮桀溺楚隱者盜蹠莊蹠能大爲盜者也孔叢子曰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

常飢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而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常畜五牂於是乃適兩河大畜牛羊

於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宛周齊魯商徧天下故乃其息不可計貲擬王公

賈之富或累萬金追利乘羨之所致也羨饒也富國

何必用本農足民何必井田也

文學曰洪水滔天而有禹之績河水泛溢而有宣房

之功河渠書曰漢武元光中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於是天子自

臨決河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房宮而導河北行商紂暴虐而有孟津之

謀天下煩擾而有乘羨之富夫上古至治民樸而貴

本安愉而寡求愉樂也當此之時道路罕行市朝生草

故耕不强者無以充虛織不强者無以掩形雖以湊

會之要陶室之術無所施其巧自古及今不施而得

報不勞而有功者未之有也

耕之爲事也勞織之爲事也擾而民不舍者以

始初甚勞終必利也

通有第三

大夫曰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溫軹音止韓之滎

陽齊之臨淄楚之宛丘鄭之陽翟二周之三川富

冠去聲海內皆爲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

去聲其地者也居五諸侯之衢跨街衝之路也故物

豐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富在術數不在勞身利

在勢居不在力耕也

貨殖傳曰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

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

文學曰荆揚南有桂林之饒內有江湖之利左陵陽

之金右蜀漢之材伐木而樹穀燔萊而播粟火耕而

水耨地廣而饒材然後些窳偷生

些音紫弱也窳音庾病也徐廣曰些

窳音且墮

好衣甘食雖白屋草廬歌謳鼓琴日給月

單通作殫盡也竭也

朝歌暮戚趙中山帶

連屬也

大河纂

集四

通神衢當天下之蹊商賈錯於路諸侯交於道然民

淫好去聲末侈靡而不務本田疇不修男女矜飾家無

斗筭鳴琴在室是以楚趙之民均貧而寡富宋衛韓

梁好本稼穡編戶齊民無不家衍人給

顏師古曰編戶列名籍爲

庶人也如淳曰齊等也無有貴賤謂之齊民

故利在自惜不在勢居街衢

富在儉力趣時不在歲司羽鳩也

左傳曰魯昭公十七年秋鄭子來謂

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鄭子曰我高祖

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而鳥名曰鳳鳥

氏玄鳥氏青鳥氏丹鳥氏祝鳩氏鳴鳩氏夷鳩氏鵲鳩氏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

大夫曰五行東方木而丹章有金銅之山南方火

而交趾有大海之川西方金而蜀隴有名材之林

北方水而幽都有積沙之地此天地所以均有無

而通萬物也今吳越之竹隋唐之材不可勝

音用

而曹衛梁宋采棺轉尸江湖之魚萊黃之鮐

音不

可勝食而鄒魯周韓藜藿蔬食天下之利無不澹

而山海之貨無不富也然百姓匱乏財用不足多

寡不調而天下財不散也

文學曰古者采椽不斲

音卓

茅屋不翦衣

去聲

布褐飯

上聲

土硎鑄金爲鉏

音鋤

埏

音埏

爲器工不造奇巧世不

寶不可衣食之物各安其居樂其俗甘其食便其器

是以遠方之物不交而昆山之玉不至今世俗壞而

競於淫靡女極纖微工極技巧雕素樸而尚珍恠鑽
山石而求金銀沒深淵求珠璣設機陷求犀象張網
羅求翡翠求蠻貊之物以眩中國眩亂也徙邛渠容切笱

音之貨致之東海交萬里之財曠日費功無益於用

是以褐衣匹婦勞罷音疲力屈而衣食不足也故王者

禁溢利節漏費溢利禁則反本漏費節則民用給是

以生無乏資死無轉尸也轉棄也

大夫曰古者宮室有度輿服以庸采椽茅茨非先

王之制也君子節奢刺儉儉則固昔季文子相魯

妻不衣去聲帛馬不秣粟孔子曰不可大儉極下此

蟋蟀所為作也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管子曰不

飾公室則材木不可勝用不充庖厨則禽獸不損

其壽無味利則本業所出無黼黻則女紅不施故

工商梓匠邦國之用器械之備也自古有之非獨

於此弦高飯上聲牛於周五殺賃車入秦公輸子以

規矩歐冶以鎔鑄語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農商

交易以利本末山居澤處蓬蒿燒音埆音財物流

通有以均之是以多者不獨衍少者不獨饑若各

居其處食其食則是橘柚不鬻

音祝賁也胸音劬鹵音魯之

鹽不出旃罽不市而吳唐之材不用也

文學曰孟子云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蠶麻以時布

帛不可勝衣也斧斤以時入材木不可勝用佃漁以

時魚肉不可勝食若則飾宮室增臺榭梓匠斲音卓巨

爲小以圓爲方上成雲氣下成山林則材木不足用

也男子去本爲末雖雕文刻鏤音陋以象禽獸窮物究

變則穀不足食也婦女飾微治細以成文章極技盡

巧則絲布不足衣也庖宰烹殺胎卵煎炙齊音去和音去

窮極五味則魚肉不足食也當今世非患禽獸不損

材木不勝患僭侈之無窮也非患無旃罽橘柚患無

狹廬糟糠也

鹽鐵論卷一終

鹽鐵論卷二

錯幣第四

大夫曰交幣通施民事不及物有所并也計本量

委民有饑者穀有所藏也

管子曰今君鑄錢立幣民通移人有百十之數

而民有賣子者何也財有所并也今君躬犁墾田耕發草土得其穀矣民人之食有人若干步畝之數然而有饑餓於衢閭者何也穀有所藏也故為人君不能散積聚調高下分并則君雖强本趣耕發草立幣而無止民猶若不足也知去聲者有百人之功愚者不更

本之事人君不調民有相妨之富也此其所以或儲百年之餘或不厭糟糠也民大富則不可以祿

使也大強則不可以威罰也非散聚均利者不齊
故人主積其食守其用調其不足禁溢羨厄利塗

說文曰
厄塞也

然後百姓可家給人足也

文學曰古者貴德而賤利重義而輕財三王之時迭
盛迭衰衰則扶之傾則定之是以夏忠殷敬周文庠
序之教恭讓之禮粲然可得而觀也及其後禮義弛
崩風俗滅息故自食祿之君子違於義而競於財大
小相吞激轉相傾此所以或儲百年之餘或無以充
虛蔽形也古之仕者不穡田者不漁抱關擊柝皆有

常秩不得兼利盡物如此則愚知

去聲

同功不相傾也

詩云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言不盡物也
大夫曰湯文繼衰漢興乘弊一質一文非苟易常
也俗弊家法非務變古也亦所以救失扶衰也故
教與俗改弊與世易夏后以玄貝周人以紫石後
世或金錢刀布物極而衰終始之運也故山澤無
征則君臣同利刀幣無禁則姦貞並行夫臣富相
侈下專利則相傾也

文學曰古者市朝而無刀幣各以其所有易無抱布

貿絲而已

貿易財也交互之義

後世卽有龜貝金錢刀布之幣

交施之也幣數

音朔

變而民滋僞

司馬貞曰古者寶龜貨貝食貨志有十朋

五貝皆用爲貨貝各有多少兩貝爲朋故直二百一十六元龜十朋故直二千一百六十已下各有差也錢本名泉言貨之流如泉也故周有泉府之官刀者錢也食貨志有契刀錯刀契刀長二寸直五百錯刀以黃金錯直五千其形如刀故曰刀以其利於人也布泉者言貨流布故周禮有三夫之布食貨志貨布長二寸五分首長八分足枝長八分布者布於民間也夫救僞以質坊失以禮

湯文繼衰革法易化而殷周道興漢初乘弊而不改易畜利變幣欲以反本長猶以前煎止燔以火止沸也上好禮則民闇飾上好貨則下死利也

大夫曰文帝之時縱民得鑄錢冶鐵煮鹽吳王擅鄣海澤鄧通專西山山東奸猾咸聚吳國秦雍漢蜀因鄧氏吳鄧錢布天下故有鑄錢之禁禁禦之法立而奸僞息奸僞息則民不期於妄得而各務其職不反本何爲故統一則民不二也幣由上則下不疑也

文學曰往古幣衆財通而民樂其後稍去舊幣更行

白金龜龍民多巧新幣幣數易而民益疑

食貨志曰從建元以

來用少縣官往往卽多銅山而鑄錢民益盜鑄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因有司言又造銀錫

白金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
 白金三品其一龍文直三千其二馬文直五百其三
 龜文直三百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重如其
 文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犯者不可勝數
 於是廢天下諸錢而專命水衡二官作吏近侵利或
 不中式故有薄厚輕重農人不習物類比之信故疑
 新不知姦真商賈音古以美買音茂惡以半易倍買則失
 實賣則失理其疑惑滋益甚夫鑄偽金錢以有法而
 錢之善惡無增損於政擇錢則物稽滯而用人尤被
 其苦春秋曰算不及蠻夷則不行故王者外不鄣海
 澤以便民用內不禁刀幣以通民施

禁耕第五

大夫曰家人有寶器尚函匣

一作匱

而藏之況人主

之山海乎夫權利之處必在深山窮澤之中非豪

民不能通其利異時鹽鐵未籠布衣有胸

音劬 邢 丙

人君有吳王皆鹽鐵初議也吳王專山澤之饒薄

賦其民賑澹窮小以成私威私威積而逆節之心

作

貨殖傳曰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治

起富至巨萬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

以曹邴氏也或曰以興富于臨胸故曰胸邴吳王
卽漣以鑄錢煮海國用益饒稱疾不朝陰懷逆謀
 夫不蚤絕其源而憂其末若決呂梁沛然其所傷

必多矣太公曰一家害百家百家害諸侯諸侯害天下王法禁之令放民於權利罷鹽鐵以資暴強遂其貪心衆邪羣聚私門成黨則強禦日以不制而并兼之徒姦形成也

文學曰民人藏於家諸侯藏於國天子藏於海內故民人以垣墻爲藏閉天子以海內爲匣匱天子適諸侯升自阼階諸侯納管鍵音鍵戶鑰曰鍵執策而聽命示莫

爲主也是以王者不畜聚下藏於民遠浮利務民之義義禮立則民化上若是雖湯武生存於世無所容其慮工商之事歐冶之任何姦之能成三桓專魯六卿分晉不以鹽鐵故權利深者不在山海在朝廷一家害百家在蕭墻而不在胸臆也

大夫曰山海有禁而民不傾貴賤有平而民不疑縣官設衡立準人從所欲雖使五尺童子適市莫之能欺今罷去之則豪民擅其用而專其利決市閭巷高下在口吻音勿貴賤無常端坐而民豪是以

養強抑弱而藏於蹠也強養弱抑則齊民消若衆穢之盛而害五穀一家害百家不在胸臆如何也

文學曰山海者財用之寶也鐵器者農夫之死生也
死生用則仇讐滅仇讐滅則田野闢田野闢則五穀
熟而寶路開寶路開則百姓澹而民用給民用給則
國富國富而教之以禮則行道有讓而工商不相豫
人懷敦樸以自相接而莫相利夫秦楚燕齊土力不
同剛柔異勢巨小之用居局之宜黨殊俗易各有所
便縣官籠而一之則鐵器失其宜而農民失其便器
用不便則農夫罷音疲於野而草萊不辟草萊不辟則
民困乏故鹽冶之處大校皆依山川近鐵炭其勢咸

遠而作劇郡中踐更者多不勘責

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

過更古有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為之一月一更是為
卒更貧者欲得顧更踐者次直者出錢顧之月二千
是為踐更也律說卒更踐更者居縣中五月取庸代
乃更也後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日也

縣邑或以戶口賦鐵而賤平其準良家以道次發餽

音就賃也

運鹽鐵煩費邑或以戶百姓病苦之愚竊見一

官之傷千里未都其在胸臆也

復古第六

大夫曰故扇水都尉彭祖寧歸言鹽鐵令品令品
甚明卒徒衣食縣官作鑄鐵器給用甚衆無妨於

民而吏或不良禁令不行故民煩苦之今意總一

鹽鐵非獨爲

去聲

利入也將以建本抑末離

去聲

朋黨

禁淫侈絕并兼之路也古者各山大澤不以封爲

去聲

下之專利也山海之利廣澤之畜天下之藏

去聲

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司農以佐助百

姓浮食豪民好欲擅山海之貨以致富業役利細

民故沮事議者衆鐵器兵刃天下之大用也非衆

庶所宜事也往者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採鐵

石鼓鑄煮鹽一家聚衆或至千餘人大抵盡收放

流人民也遠去鄉里棄墳墓依倚大家聚深山窮

澤之中成姦僞之業遂朋黨之權其輕爲非亦大

矣今自廣進賢之途揀擇守尉不待去鹽鐵而安

民也

文學曰扇水都尉所言當時之利權一切

音砌

之術也

不可以久行而傳世此非明王所以君國子民之道

也詩云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

是聽此詩人刺不通於王道而善爲權利者孝武皇

帝攘九夷平百越師旅數起糧食不足故立田官置

錢入穀射官救急澹不給今陛下繼大功之勤養勞

勅之民此用麋鬻之時釋名曰麋煮米使糜爛公卿

宜思所以安集百姓致利除害輔明主以仁義修潤

洪業之道明主卽位以來六年于茲公卿無請減除

不急之官省罷機利之人人權縣音懸太久民良望於

上陛下宜聖德昭明光令郡國賢良文學之士乘傳

去聲請公車議五帝三王之道六藝之風冊通作策陳安

危利害之分指意粲然如淳曰律四馬高足為置傳四馬中足為馳傳四馬下足

為乘傳一馬二馬為軺傳急者乘一乘傳顏師古曰傳者若今之驛今公卿辨議未有

所定此所謂守小節而遺大體抱小利而忘大利者

也

大夫曰宇宙之內驚雀不知天地之高也坎井之

鼃音蛙不知江海之大窮夫否婦不知國家之慮負

一荷之商不知倚頓之富先帝計外國之利料胡越

之兵兵敵弱而易制用力少而功大故因勢變以

主四夷地濱通作瀕近也山海以屬長城北略河外開

路匈奴之鄉功未卒善文王受命伐崇作邑于豐

武王繼之載尸以行破商擒紂遂成王業曹沫棄

三北之耻而復侵地管仲負當世之累而立霸功
故志大者遺小用權者離俗有司思師望之計師望

師尚父太公呂望也遂先帝之業志在絕胡貉絕單于故未

遑扣局之義而錄拘儒之論劉向曰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

疵細瑕

文學曰驚雀離巢宇而有鷹隼音筆之憂坎井之鼃離

其居而有蛇鼠之患况翱翔千仞而游四海乎其禍

必大矣此李斯之所以折翼而趙高沒淵也聞文武

受命伐不義以安諸侯大夫未聞弊諸夏以役夷狄

也昔秦常舉天下之力以事胡越竭天下之財以奉

其用然衆不能畢而以百萬之師爲一夫之任此天

下共聞也且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弊此百姓所疾

苦而拘儒之所憂也

非鞅第七

大夫曰昔商君相秦也內立法度嚴刑罰飾政教

姦僞無所容外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民

強器械完飾蓄積有餘是以征敵伐國攘地斥境

不賦百姓而師以澹故用不竭而民不知地盡西

河而民不苦鹽鐵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軍旅之費移蓄積以備乏絕所給甚衆有益於國無害於人百姓何苦爾而文學何憂也

文學曰蓋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民富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見利之所利也而見其害也且利不從天來不從地出一取之民間謂之百倍此計之失者也無異於愚人反裘而負薪愛其毛不知其皮盡也雜事篇曰魏文侯出游見路人反裘而負芻文侯問之對曰臣愛其毛文侯曰若不知其裏盡而毛無所恃耶明年東陽上計錢布十倍大夫畢賀文侯曰此非所以賀我也譬無異夫路人反裘而負芻也今吾

田地不加廣士民不加衆而大李梅實多者來年爲錢布十倍必取之士大夫也

之衰初危切新穀熟者舊穀爲之虧自天地不能兩盈

而況於人事乎故利於彼者必耗於此猶陰陽之不並曜晝夜之有長短也商鞅峭法長音掌利秦人不聊

生相與哭孝公吳起長音掌兵攻取楚人騷動相與泣

悼王其後楚日以危秦日以弱故利蓄而怨積地廣而禍構惡音鳥在利用不竭而民不知地盡西河而人

不苦也今商鞅之冊任於內冊通作策吳起之兵用於外

行者勤於路居者匱於室老母號泣怨女歎息文學

雖無憂其可得也

大夫曰秦任商君國以富强其後卒并六國而成
帝業及二世之時邪臣擅斷公道不行諸侯叛弛

宗廟隳亡春秋曰未言介祭仲亡也夫善歌者使

人續其聲善作者使人紹其功推車之蟬攫

音脚古本

作匿說林訓曰古之所為不可更則推車至今無蟬匿許慎曰蟬匿車類也匿當讀如墨負子

之教也周道之成周公之力也雖有禪讓之草創

無子產之潤色有文武之規矩而無周呂之鑿枘

音荷則功業不成今以趙高之亡秦而非商鞅猶以

崇虎亂殷而非伊尹也

文學曰善鑿者建周而不疲善基者致高而不蹙伊

尹以堯舜之道為殷國基子孫紹位百代不絕商鞅

以重刑峭法為秦國基故二世而奪刑既嚴峻矣又

作為相坐之法造誹謗增肉刑百姓齋栗不知所措

手足也賦歛既煩數矣又外禁山澤之原內設百倍

之利民無所開說客言崇利而簡義高力而尚功非

不廣壤進地也然猶人之病水益水而疾深知其為

秦開帝業不知其為秦致亡道也狐刺

音郎達反之鑿雖

公輸子不能善其柵

音畚本

土之基雖良匠不能成

其高譬若秋蓬被霜遭風則零落雖有十子產如之何故扁鵲不能肉白骨微箕不能存亡國也

大夫曰言之非難行之為難故賢者處實而效功

亦非徒陳空文而已昔商君明於開塞之術假當

世之權為秦致利成業

司馬貞曰案商君書開謂刑嚴峻則政凡開塞謂布

恩賞則政化塞其意本於嚴刑少恩也

是以戰勝攻取并近滅遠乘

燕趙陵齊楚諸侯歛衽西面而向風其後蒙恬征

胡斥地千里踰之河北若壞朽折腐何者商君之

遺謀備飾素循也故舉而有利動而有功

音扶

積籌策國家之所以強也故弛廢而歸之民未覩

巨計而涉大道也

文學曰商鞅之開塞非不行也蒙恬却胡千里非無

功也震威天下非不強也諸侯隨風西面非不從也

然而皆秦之所以亡也商鞅以權數危秦國蒙恬以

得千里亡秦社稷此二子者知利而不知害知進而

不知退故果身死而衆敗此所謂攣胸之知

去聲而愚

人之計也

攣手足曲也胸脰曲也

夫何大道之有故曰小人先

合而後忤初雖乘馬卒必泣血此之謂也

易曰乘馬班如泣血

連如言小人處非其位不可長也

大夫曰淑好之人戚施之所妒也賢知之士闕

音達

茸之所惡也

詩解曰戚施不能仰醜疾也李善曰闕茸猥賤也呂忱字林曰闕茸不肖

也是以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公伯寮愬子路

於季孫夫商君起布衣自魏入秦期年而相之華

法明教而秦人大治故兵動而割地兵休而國富

孝公大說封之於商安之地方五百里功如丘山

名傳後世世人不能為是以相與嫉其能而疵其

功也

文學曰君子進必以道退不失義高而勿矜勞而不

伐位尊而行

去聲

恭功大而理順故俗不疾其能而世

不妬其業今商鞅棄道而用權廢德而任力峭法盛

刑以虐戾為俗欺舊友以為功刑公族以立威無恩

於百姓無信於諸侯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讐雖以

獲功見封猶食毒肉愉飽而罹其咎也蘇秦合從連

衡統理六國業非不大也桀紂與堯舜並稱至今不

亡名非不長也然非者不足貴故事不苟多名不苟

傳也

大夫曰縞素不能自分於緇墨聖賢不能自理於亂世是以箕子執囚比干被刑伍員相闔閭以伯夫差去聲不道流而殺之樂毅信功於燕昭而見疑於惠王人臣盡節以徇名遭世主之不用大夫種輔翼越王爲之深謀卒擒強吳據有東夷終賜屬鏤而死驕主背恩德聽流說不計其功故也豈身之罪哉

文學曰比干剖心子胥鴟夷

吳越春秋曰子胥伏劍既死吳王乃取子胥之

尸盛以鴟夷之器投之江海

非輕犯君以危身強諫以干名也惜

怛之忠誠心動於內忘患之禍發於外志在匡君救民故身死而不怨君子能行是不能禦非雖在刑戮之中非其罪也是以比干死而殷人怨子胥死而吳人恨今秦怨毒商鞅之法甚於私仇故孝公卒之日舉國而攻之東西南北莫可奔走仰天而歎曰嗟乎爲政之弊至於斯極也卒車裂族夷爲天下笑斯人自殺非人殺之也

鹽鐵論卷二終

鹽鐵論卷三

晁錯第八

大夫曰春秋之法君親無將將而必誅

顏師古曰將謂將有

其意也故臣罪莫重於弑君子罪莫重於弑父日者

淮南衡山修文學招四方遊士山東儒墨咸聚於

江淮之間講議集論著書數十篇然卒於背義謀

叛逆誅及宗族

文帝以淮南厲王長子安襲封淮南王次爲衡山王

使晁錯

變法易常不用制度迫威宗族侵削諸侯蕃臣不

附骨肉不親吳楚積怨斬錯東市以慰三軍之士

而謝諸侯斯亦誰殺之乎

文學曰孔子不飲盜泉之流曾子不入勝母之閭名

且惡之而況爲不臣不子乎

叢談曰邑名勝母曾子不入水名盜泉孔子不

飲醜其聲也

是以孔子沐浴而朝告之哀公陳文子有馬

十乘棄而違之傳曰君子可貴可賤可刑可殺而不

可使爲亂

馬氏曰在物者有命故可貴可賤可生可殺在已者有義故不可使爲亂也

若

夫外飾其貌而內無其實口誦其文而行不由其道是盜固與盜而不容於君子之域春秋不以寡犯衆誅絕之義有所止不兼怨惡也故舜之誅誅鯀其舉

舉禹夫以璵璠之珎而棄其璞以一人之罪而兼其

衆則天下無美寶信士也

淮南子曰夏后之璜不能無考明月之珠不能無類

晁生言諸侯之地大富則驕奢急卽合從故因吳之

過而削之會稽因楚之罪而奪之東海所以均輕重

分其權而爲萬世慮也弦高誕於秦而信於鄭

秦穆公與

兵襲鄭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將西販牛道遇秦師於周鄭之間乃矯鄭伯之命犒以十二牛賓秦師而却之以存鄭國晁生忠於漢而讎於諸侯

晁錯患諸侯強大不可制故請削地

以尊京師

人臣各死其主爲其國用此解揚之所以厚於

晉而薄於荆也

奉使篇曰楚莊王舉兵伐宋宋告急晉景公欲發兵救宋伯宗諫曰天方

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往命宋母降道過鄭鄭新與楚親乃執解揚而獻之楚楚王厚賜與約使反其言令宋趣降三要解揚乃許於是楚乘揚以樓車令呼宋使降遂倍楚約而致其晉君命曰晉方悉國兵以救宋宋雖急慎毋降楚晉兵今至矣楚莊王大怒將烹之解揚曰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受吾君命以出雖死無二王曰汝之許我已而倍之其信安在解揚曰死以許王欲以成吾君命臣不恨也

刺權第九

大夫曰今夫越之具區楚之雲夢宋之鉅野齊之孟諸有國之富而伯王之資也人主統而一之則強不禁則亡齊以其腸胃予人家強而不制枝大

而折榦以專巨海之富而擅魚鹽之利也勢足以使眾恩足以卹下是以齊國內倍而外附權移於

臣政墜於家公室卑而田宗強轉轂游海者蓋三

千乘失之於本而末不可救齊世家曰田釐子乞事齊景公為大夫其

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眾心宗族益強民思田氏齊國之政其卒歸於田氏今山川海澤之原非獨雲夢

孟諸也鼓金煮鹽其勢必深居幽谷而人民所罕

至姦猾交通山海之際恐生大姦乘利驕溢敦樸

滋僞則人之貴本者寡大農鹽鐵丞孔僅等上請

願募民自給費因縣官器煮鹽予用以杜浮僞之路由此觀之令意所禁微有司之慮亦遠矣

文學曰有司之慮遠而權家之利近今意所禁微而

僭奢之道著自利害之設三業之起貴人之家雲行

於塗

如淳曰如雲而行言其衆多也

轂擊於道

顏師古曰轂擊言車乘交馳其轂相擊也

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澤擅官市非特巨海魚鹽也執

國家之柄以行海內非特田常之勢陪臣之權也威

重於六卿富累於陶衛

魏冉封陶商鞅姓衛

輿服僭於王公宮

室溢於制度并兼列宅隔絕閭巷閭道錯連足以游

觀鑿池曲道足以騁驚臨淵釣魚放犬走兔隆豺鼎

力蹋

音達

鞠鬪鷄

蹋鞠以革爲圓囊實以毛髮蹴蹋爲戲

中山素女撫流

徵

音紙

於堂上鳴鼓巴歛

音命

作於堂下

宋玉曰歌於郢中者引商刻羽

雜以流徵和者止數人其曲彌高其和彌寡西域傳云巴歛二州名其人善舞

婦女被羅紈

婢妾曳絺紵子孫連車列騎田獵出入畢戈捷健是

以耕者釋耒而不勤百姓冰釋而解

音懈

怠何者已爲

之而彼取之僭侈相効上升而不息此百姓所以滋

僞而罕歸本也

大夫曰官尊者祿厚本美者枝茂故文王德而子

孫封周公相而伯禽富水廣者魚大父尊者子貴
傳曰河海潤千里盛德及四海況之妻子乎故夫
貴於朝妻貴於室富曰苟美古之道也孟子曰王
子與人同而如彼者居使然也居編戶之列而望
卿相之子孫是以跛音避夫之欲反樓季也許慎曰樓季魏
文侯無錢而欲千金之寶不亦虛望哉

文學曰禹稷自布衣思天下有不得其所者若已推
而納之溝中故起而佐堯平治水土教民稼穡其自
任天下如此其重也豈云食祿以養其妻子而已乎

夫食萬人之力者蒙其憂任其勞

韓信曰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

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

一人失職一官不治皆公卿之

累也故君子之仕行其義非樂其勢也受祿以潤賢
非私其利見賢不隱食祿不專此公叔之所以爲文

魏成子所以爲賢也

魏世家曰魏成子以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

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翟璜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

故周德成而後

封子孫不以爲黨周公功成而後受封天下不以爲
貪今則不然親戚相推朋黨相舉公尊於位子溢於
內夫貴於朝妻謁行於外無周公之德而有其富無

管仲之功而有其侈故編戶跛夫而望疾步也

刺復第十

大夫乃爲色矜而心不懌曰但居者不知負戴之

勞從旁議者與當局者異憂方今爲天下腹居郡

諸侯並臻中外未然心憧憧音冲若涉大川遭風而

未薄通作泊是以夙夜思念國家之用寢而忘寐饑

而忘食計數不離於前萬事簡閱於心丞史器小

不足與謀獨鬱大道思覩文學若俟周召而望子

高周召周公旦召公奭也高士傳曰伯成子高者唐虞之時至禹去而耕禹往趨而問之子高曰

昔堯治天下至公無私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而不勸罰而不威德自此衰刑自此作夫

子盍行乎御史按事郡國察廉舉賢才歲不乏也

今賢良文學臻者六十餘人懷六藝之術聘意極

論宜若開光發蒙信往而垂於今道古而不合於

世務意者不足以知士也將多飾文誣能以亂實

耶何賢士之難覩也自千乘兒寬以治尚書位冠

九卿兒寬千乘人也及所聞覩選舉之士擢升贊憲甚顯

然未見絕倫比而爲縣官興滯立功也

文學曰輸子之制材本也正其規矩而鑿枘音調師

曠之諧五音也正其六律而宮商調當世之工匠不能調其鑿枘則改規矩不能協聲音則變舊律是以

鑿枘刺

音郎連反

戾而不合聲音泛越而不和夫舉規矩

而知宜吹律而知變上也因循而不作以俟其人次

也是以曹丞相日飲醇酒兒大夫閉口不言

曹參兒寬也

故治大者不可以煩煩則亂治小者不可怠怠則廢

春秋曰其政恢卓恢卓可以爲卿相其政察察察察

可以爲匹夫夫綱維不張禮義不行公卿之憂也案

上之文期會之事丞史之任也尚書曰俊乂在官百

僚師師百工惟時庶尹允諧言官得其人人任其事

故官治而不亂事起而不廢士守其職大夫理其位

公卿總要執凡而已故任能者責成而不勞任已者

事廢而無功桓公之於管仲耳而呂之故君子勞於

求賢逸於用人豈云殆哉昔周公之相也謙卑而不

鄰以勞天下之士是以俊乂滿朝賢知充門孔子無

爵位以布衣從才士七十有餘人皆諸侯卿相之人

也况處三公之尊以養天下之士哉今以公卿之上

位爵祿之美而不能致士則未有進賢之道堯之舉

舜也賓而妻之桓公舉管仲也賓而師之以天子而妻匹夫可謂親賢矣以諸侯而師匹夫可謂敬賓矣是以賢者從之若流歸之不疑今當世在仁者既無燕昭之下士鹿鳴之樂賢而行臧文子椒之意蔽賢如能自高其知去聲訾音紫人之才足已而不問卑士而不友以位尚賢以祿驕士而求士之用亦難矣

大夫繆然不言蓋賢良長歎息焉御史進曰太公相文武以王天下管仲相桓公以伯諸侯故賢者得位猶龍得水騰蛇遊霧也公孫丞相以春秋說

稅音先帝遽卽三公處周召之列據萬里之勢爲天

下準繩衣不重彩食不兼味以先天下而無益於

治博士褚泰徐偃等承明詔建節馳傳去聲巡省郡

國舉孝廉勸元元而流俗不改招舉賢良方正文

學之士超遷官爵或至卿大夫非特燕昭之薦士

文王之廣賢也然而未覩功業所成殆非龍蛇之

才而鹿鳴之所樂賢也

文學曰冰炭不同器日月不並明當公孫弘之時人主方設謀垂意於四夷故權譎之謀進荆楚之士用

將帥或至封侯食邑而勉獲者咸蒙厚賞是以奮擊

之士由此興其後干戈不休軍旅相望甲士麋弊縣

官用不足故設險興利之臣起礪溪熊熊之士隱涇

淮造渠以通漕運東郭偃孔僅建鹽鐵冊通作策諸利

富者買爵販官免刑除罪公用彌多而爲者徇私上

下無求百姓不堪抗弊而從法故音慘急之臣進而

見知廢格音閣之法起張晏曰見知謂吏見知不舉故爲放縱以其罪罪之也如淳曰

廢格謂廢格天子杜周滅宜之屬以峻文決理貴而

王溫舒之徒以鷹隼擊殺顯平準書曰御史大夫張湯方隆貴用事滅宜杜

周等爲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刻深爲九卿酷吏傳云以鷹擊毛摯爲治其欲據仁

義以道事君者寡偷合取容者衆獨以一公孫弘如

之何

論儒第十一

御史曰文學祖述仲尼稱誦其德以爲自古及今

未之有也然孔子修道齊魯之間教化洙泗之上

弟子不爲變當世不爲治魯國之削滋甚齊宣王

褒儒尊學孟軻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祿不任

職而論國事蓋齊稷下先生千有餘人劉向別錄曰齊有稷

門城門也談說之士期會於稷下也虞當此之時喜曰齊有稷山立館其下以待游士也

非一公孫弘也弱燕攻齊長驅至臨淄音王遁

逃死於莒而不能救王建禽通作擒於秦與之俱虜

而不能存若此儒者之安國尊君未始有効也

文學曰無鞭策雖造父不能調駟馬無勢位雖舜禹

不能治萬民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故軺車良馬無以馳之

釋名曰軺遙也遠也四向遠望之車也古本作翹車聖

德仁義無所施之齊宣之時不顯賢進士國家富强

威行敵國及湣王奮二世之餘烈南舉楚淮北并巨

宋苞十二國西摧三晉卻强秦五國賓從鄒魯之君

泗上諸侯皆入臣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諸侯諫不從

各分散慎到捷子亡去田駢如薛而孫卿適楚內無

良臣故諸侯合謀而伐之王建聽流說信反間用后

勝之計不與諸侯從親以亡國爲秦所禽不亦宜乎

御史曰伊尹以割烹事湯百里以飯

上牛要平穆飯

公始爲苟合信然與之伯王

去聲

何言不從何道不

行故商君以王道說孝公不用卽以强國之道卒

以就功鄒子以儒術于世主不用卽以變化始終

之論卒以顯名

孟子傳曰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

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

故馬効千里不必胡代士貴成

功不貴文辭

呂氏春秋曰良劔期乎能斷不期乎鏌鋣良馬期乎千里不期乎驥驚

孟軻守舊術不知世務故困於梁宋孔子能方不

能圓故饑於黎丘今晚世之儒勤德時有乏匱言

以爲非因此不行自周室以來千有餘歲獨有文

武成康如言必參一焉取所不能及而稱之猶壁

音壁者能言遠不能行也聖人異塗同歸或行或止

其趣一也商君雖革法改教志存於強國利民鄒

子之作變化之術亦歸於仁義祭仲自貶損以行

權時也

公羊傳曰古者鄭國處於畱先鄭伯有善乎鄆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還鄭焉

而野畱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於畱塗出於宋宋人執之謂之曰爲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

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有易亡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

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故小枉大直君子爲

之今硜硜然守一道引尾生之意卽晉文之譎諸

侯以尊周室不足道而管仲蒙恥辱以存亡不足

稱也

文學曰伊尹之於湯知聖主也百里之歸秦知明君

也二君之能知伯王其冊素形於已非暗而以冥冥
決事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如何其苟合而以成伯王也君子執德秉義而行故
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孟子曰居今之朝不易其
俗而成千乘之勢不能一朝居也寧窮饑居於陋巷
安能變已而從俗也闔廬殺僚公子札去而之延陵
終身不入吳國魯公殺子赤叔丐退而隱處不食其
祿虧義得尊枉道取容効死不爲也聞正道而行釋
事而退未聞枉道以求容也

御史曰論語云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
有是言而行不足從也季氏爲無道逐其君奪其
政而冉求仲由臣焉禮男女不授受不交爵孔子
適衛因嬖臣彌子瑕以見衛夫人子路不說子瑕
佞臣也夫子因之非正也男女不交孔子見南子
非禮也禮義由孔氏出且貶道以求容惡在其釋
事而退也

文學曰天下不平庶國不寧明王之憂也上無天子
下無方伯天下煩亂賢聖之憂也是以堯憂洪水伊

尹憂民管仲束縛孔子周流憂百姓之禍而欲安其危也是以負鼎俎囚拘匍匐以救之故追亡者趨拯溺者濡今民陷溝壑雖欲無濡豈得已哉御史默不對

憂邊第十二

大夫曰文學言天下不平庶國不寧明王之憂也故王者之於天下猶一室之中也有一人不得其所則謂之不樂故民流沈溺而不救非惠君也國家有難而不憂非忠臣也夫守節死難者人臣之職也衣食饑寒者慈父之道也今子弟遠勞於外人主爲之夙夜不寧羣臣盡力畢議冊茲國用故少府丞令請建酒榷以澹邊給戰士拯救民於難也爲人父兄者豈可以已乎內省衣食以恤在外者猶未足今又欲罷諸用減奉邊之費未可爲慈父賢兄也

文學曰周之季末天子微弱諸侯力政故國君不安謀臣奔馳何者敵國衆而社稷危也今九州同城天下一統陛下優游巖廊覽羣臣極言至內論雅頌外

鳴和鸞純德粲然並於唐虞功烈流於子孫夫蠻貊之人不食之地何足以煩慮而有戰國之憂哉若陛下不棄加之以德施之以惠北夷必內向歛塞自至然後以爲胡制於外臣卽匈奴沒齒不食其所用矣大夫曰聖主思念中國之未寧北邊之未安故使廷尉評古本作平等問人間所疾苦拯恤貧賤周澹不足漢武紀曰始元二年閏九月遣廷尉王平等五人持節行郡國舉賢良問民所疾苦冤失職者君臣所宜明王之德安宇內者未得其紀故問諸生諸生議不于天則入淵修務訓曰所爲言者齊於衆而同於俗今

不稱九天之頂則言黃泉之底是兩端之未議何可以公論乎乃欲以閭里之治而況國家之大事亦不幾矣發於猷畝出於窮巷不知冰水之寒若醉而新寐殊不足與言也

文學曰夫欲安民富國之道在於反本本立而道生順天之理因地之利卽不勞而功成夫不修其源而事其流無本以統之雖竭精神盡思慮無益於治欲安之適足以危之欲救之適足以敗之夫治亂之端在於本末而已不至勞其心而道可得也建本篇曰本不正者

未必倚始不衰孔子曰不通於論者難於言治道不同

者不相與謀今公卿意有所倚故文學之言不可用也

大夫曰吾聞爲人臣者盡忠以順職爲人子者致孝以承業君有非則臣覆蓋之父有非則子匿逃之故君薨臣不變君之政父沒則子不改父之道也春秋譏毀泉臺爲其隳先祖之所爲而揚君父之惡也

春秋曰夫人姜氏薨毀泉臺公羊傳曰泉臺者何郎臺也郎臺則曷爲謂之泉臺未

成爲郎臺旣成爲泉臺毀泉臺何以書譏也何譏爾築之譏毀之譏先祖爲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

已今鹽鐵均輸所從來久矣而欲罷之得無害先

帝之功而妨聖主之德乎有司倚於忠孝之路是道殊而不同於文學之謀也

文學曰明者因時而變知

去聲

者隨世而制

趙武靈王曰古今異

利遠近異用陰陽不同道四時不一宜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而制禮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

果可以使其事不同其禮

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

純儉吾從衆故聖人上賢不離古順俗而不偏宜魯

定公序昭穆順祖禰

米音

昭公廢卿士以省事節用不

可謂變祖之所爲而改父之道也二世充大阿房以崇緒趙高累秦法以廣威而未可謂忠臣孝子也

鹽鐵論卷三終

鹽鐵論卷四

園池第十三

大夫曰諸侯以國爲家其憂在內天子以八極爲境其慮在外故宇小者用菲功巨者用大是以縣官開園池總山海致利以助貢賦修溝渠立諸農廣曰收盛苑囿太僕水衡少府大農歲課諸入田收之利池籓音御之假說文曰籓禁苑也顏師古曰池籓謂於水邊作小屋落障也魚鳥籓者禁苑之遮衛也本御幸者假與貧民及北邊置任田官以澹諸用猶不足今欲罷之絕其原杜其流上下俱殫困

乏之應也雖好省事節用如之何其可也

文學曰古者制地足以養民民足以承其上千乘之國百里之地公侯伯子男各充其求澹其欲秦兼萬國之地有四海之富而意不澹非宇小而用非者欲多而下不堪其求也語曰厨有腐肉國有饑民廩有肥馬路有餒餒音餒人今狗馬之養蟲獸之食豈特腐肉秣馬之費哉無用之官不急之作服淫侈之變無功而衣食縣官者衆是以上不足而下困乏也今不減除其本而欲澹其末設機利造田畜與百姓爭薦草

與商賈爭市利非所以明主德而相國家也夫男耕

女織天下之大業也故古者分地而處之利田畝而

事之是以業無不食之地國無乏作之民今縣官之

多張苑囿公田池澤公家有鄣假之名而利歸權家

三輔迫近於山河

三輔黃圖曰三輔者謂主爵中尉及左右內史漢武帝改曰京兆尹

左馮翊右扶風共治長安城中是爲三輔

地狹人衆四方並臻粟米薪菜

不能相澹公田轉假桑榆菜菓不殖地力不盡愚以

爲非先帝之開苑囿池籞可賦歸之於民縣官租稅

而已假稅殊名其實一也夫如是匹夫之力盡於南

畝匹婦之力盡於麻枲

音徒

田野辟

音開

麻枲治則上下

俱衍何困乏之有矣大夫默然視其丞相御史

輕重第十四

御史進曰昔太公封於營丘辟草萊而居焉地薄

人少於是通利末之道極女紅

音工

之巧是以鄰國

交於齊財畜貨殖世爲疆國管仲相桓公襲先君

之業行輕重之變南服疆楚而伯諸侯今大夫各

修太公桓管之術總一鹽鐵通山川之利而萬物

殖是以縣官用饒足民不困乏本末並利上下俱

足此籌計之所致非獨耕桑農業也

文學曰禮義者國之基也而權利者政之殘也孔子

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伊尹太公以百里興其君

桓公以千乘之齊而不能至於王其所務非也故功

名隳壞而道不濟當此之時諸侯莫能以德而爭於

公私故以權相傾今天下合爲一家利末惡

音汗

欲行

淫巧惡欲施大夫君以心計冊國用

食貨志曰桑弘羊以心計顏師

古曰心計不用籌算也

構諸侯參以酒權咸陽孔僅增以鹽鐵

江充耕谷之等各以鋒銳言利末之事析秋毫可謂

無間

諫音

矣非特管仲設九府微

音

山海也

東郭咸陽孔僅爲大

農丞領鹽鐵事孔僅南陽大治皆致產累千金顏師古曰周官太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

職幣謂之九府皆掌財幣之官也

然而國家衰耗城郭空虛故非崇

仁義無以化民非力本農無以富邦也

御史曰水有獮

音獮

而池魚勞國有強禦而齊民

消故茂林之下無豐草大塊之間無美苗

記曰高山峻源

不出草木松栢之地其土不肥

夫理國之道除穢

音鋤

豪然後百

姓均平各安其宇張廷尉論定律令明法以繩天

下誅姦猾絕并兼之徒而強不凌弱衆不暴寡大

夫各運籌冊達國用籠天下鹽鐵諸利以排富商

大賈買官贖罪損有餘補不足以齊黎民是以兵

革東西征伐賦歛不增而用足夫損益之事賢者

所覩非衆人之所知也

文學曰扁鵲撫息脉而知疾所由生陽氣盛則損乏

而調陰寒氣盛則損乏而調陽是以氣脉調和而邪

氣無所留矣夫拙醫不知脉理之媵血氣之分妄刺

而無益於疾傷肌膚而已矣今欲損有餘補不足富

者益富貧者益貧矣嚴法任刑欲以禁暴止姦而姦

猶不止意者非扁鵲之用鍼石故衆人未得其職也
御史曰周之建國也蓋千八百諸侯其後強吞弱
大兼小并爲六國六國連兵結難數百年內拒敵
國外攘四夷由此觀之兵甲不休戰伐不乏軍旅
外奉倉庫內實今以天下之富海內之財百郡之
貢非特齊楚之畜趙魏之庫也計委量入雖急用
之宜無乏絕之時顧大農等以術體躬稼則后稷
之烈軍四出而用不繼非天之財少也用鍼石調
均有無補不足亦非也上大夫君與治粟都尉管

領大農事灸刺稽帶開利百脉是以萬物流通而
縣官富實當此之時四方征暴亂車甲之費克獲
之賞皆澹大司農此皆扁鵲之力而鹽鐵之福也

文學曰邊郡山居谷處陰陽不和寒凍裂地衝風飄
鹵沙石凝積地勢無所宜中國天地之中陰陽之際
也日月經其南斗極出其北含衆和之氣產育庶物
今去而侵邊多斥不毛寒苦之地是猶棄江臯河濱
而田於嶺坂音反菹澤也轉倉廩之委飛府庫之財以
給邊民中國困於繇音遙役邊民苦於戍音絮禦力耕不

便種糴無桑麻之利仰中國絲絮而後衣之皮裘蒙
 毛曾不足蓋形夏不失複音復重冬不離去聲窟苦骨切土
 也室父子夫婦內藏於專室土園之中中外空虛扁鵲
 何力而鹽鐵何福也

未通第十五

御史曰內郡人衆水泉薦草不能相澹地勢溫濕
 不宜牛馬民蹠音隻耒而耕負擔而行勞罷音疲而寡
 功是以百姓貧苦而衣食不足老弱負輅於路而
 列卿大夫或乘牛車孝武皇帝平百越以爲園圃

却羗胡以爲苑囿是以珍怪異物充於後宮駒駼

駃騠實於外廐駒駼馬類也生北海駃騠俊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匹夫莫

不乘堅良而民間厭橘柚由此觀之邊郡之利亦
 饒矣而曰何福之有未通於計也

文學曰禹平水土定九州四方各以土地所生貢獻
 足以充宮室供人主之欲膏壤萬里山川之利足以
 富百姓不待蠻貊之地遠方之物而用足往者未伐
 胡越之時繇賦省而民富足溫衣飽食藏新食陳布
 帛充用牛馬成羣農夫以馬耕載而民莫不騎乘當

此之時却走馬以糞

老子德經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許慎曰却止也糞田也止

馬不以走但以田行至德之效也

其後師旅數發戎馬不足牝音牝

入陣

牝牛也凡獸育子曰牝畜母也

故駒犢生於戰地六畜不育

於家五穀不殖於野民不足於糟糠何橘柚之所厭

傳曰大軍之後累世不復

老子曰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方今郡國田野有墾而不墾城郭有宇而不實邊郡

何饒之有乎

御史曰古者制田百步爲畝民井田而耕什而籍

一義先公而後已民臣之職也先帝哀憐百姓之

愁苦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畝率三十

而稅一脩民不務田作饑寒及已固其理也其不

耕而欲播不種而欲獲鹽鐵又何過乎

文學曰什一而籍民之力也豐耗美惡與民共之民

僅已不獨衍民衍已不獨饒故曰什一者天下之中

正也田雖三十而以頃畝出稅樂歲粒米狼戾而寡

取之凶年饑饉而必求足加之以口賦更繇之役率

一人之作中分其功農夫悉其所得或假貸而益之

是以百姓疾耕力作而饑寒遂及已也築城者先厚

其基而求其高畜民者先厚其業而後求其澹論語
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乎

御史曰古者諸侯爭強戰國並起甲兵不休民曠
於田疇什一而籍不違其職今賴陛下神靈甲兵
不動久矣然則民不齊出於南畝以口率被墾田
而不足空倉廩而賑貧乏侵益日甚是以愈惰而
仰利縣官也爲斯君者亦病矣反以身勞民民猶
背恩棄義而遠流亡避匿上公之事民相倣倣田
地日蕪租賦不入抵扞縣官君雖欲足誰與之足
乎

文學曰樹木數

音

徙則殛

音

蟲獸徙居則壞故代馬

依北風飛鳥翔故巢莫不哀其生

韓嬰曰詩云代馬
依北風飛鳥棲故

巢皆不忘
本之謂也

由此觀之民非利避上公之事而樂流亡

也往者軍陣數起用度不足以貲徵賦常取給見民
田家又被其勞故不齊出於南畝也大抵逋流皆在
大家吏正畏憚不敢督責刻急細民細民不堪流亡
遠去中家爲之色出後亡者爲先亡者服事錄民數
割音於惡吏故相去尤甚而就少愈多傳曰政寬者

民死之政急者父子離是以田地日荒城郭空虛夫
牧民之道除其所疾適其所安安而不擾使而不勞
是以百姓勸業而樂公賦若此則君無賑於民民無
利於上上下下交議而頌聲作故取而民不厭役而民
不苦靈臺之詩非或使之民自爲之若斯則君何不
足之有乎

修文篇曰積恩爲愛積愛爲仁積仁爲靈靈臺之所以爲靈者積仁也

御史曰古者十五入太學與

去聲

小役二十冠

去聲

而

成人與戎事五十以上血脉溢剛曰艾壯詩曰方

叔元老克壯其猶故商師若茶周師若烏

茶苦茶也烏燕

鳥也白項而羣飛者也

今陛下哀憐百姓寬力役之政二十

三始賦五十六而免所以輔者壯而息老艾也丁

者治其田里老者修其塘園儉力趨時無饑寒之

患不治其家而訟縣官亦悖矣

文學曰十九年已下爲殤

音傷

未成人也二十而冠

去聲

三十而娶可以從戎事五十已上曰艾老杖於鄉不

從力役所以扶不足而息高年也鄉飲酒之禮耆老

異饌所以優耆耄而明養老也

鄉飲酒義曰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

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

故老者非肉不飽非帛不煖非杖不行今五十已上至六十與子孫服輓輪並給徭役非養老之意也古有大喪者居三年不呼其門通其孝道遂其哀戚之心也君子之所重而自盡者其惟親之喪乎周公抱成王聽天下恩塞海內澤被四表矧惟南面含仁保德靡不得其所詩云夙夜基命宥密陛下富於春秋委任大臣公卿輔政政教未均故庶人議也御史默不答也

地廣第十六

大夫曰王者包含并覆普愛無私不爲近重施不爲遠遺恩今俱是民也俱是臣也安危勞佚不齊獨不當調耶不念彼而獨計此斯亦好議矣緣邊之民處寒苦之地距強胡之難烽燧一動有沒身之累故邊民百戰而中國恬臥者以邊郡爲蔽扞也詩云莫非王事而我獨勞刺不均也是以聖王懷四方獨苦興師推却胡越遠寇國安災散中國肥饒之餘以調邊境邊境強則中國安中國安則晏然無事何求而不得也

文學曰古者天子之立於天下之中縣內方不過千里諸侯列國不及不食之地禹貢至於五千里民各供其君諸侯各保其國是以百姓均調而繇役不勞也今推胡越數千里道路廻遠士卒勞罷音疲故邊民有刎頸之禍而中國有死亡之患此百姓所以囂囂而不默也詩云讒口囂囂夫治國之道由中及外自近者始近者親附然後來遠百姓內足然後卹外故羣臣論或欲田輪臺明主不許以爲先救近務及時本業也故下詔曰當今之務在於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公

卿宜承意請減除不任以佐百姓之急今中國弊落不憂務在邊境意者地廣而不耕多種而不耨費力而無功詩云無田甫田維莠騶騶其斯之謂歟

大夫曰湯武之伐非好用兵也周宣王辟音開國于

里非貪侵也所以除寇賊而安百姓也故無功之

師君子不行無用之地聖王不貪先帝舉湯武之

師定三垂之難一面而制敵匈奴遁逃因河山以

爲防故去沙石鹹鹵不食之地故割什音斗辟音僻之

縣棄造陽之地以與胡省曲塞音賽據河險守要害

以寬繇役保士民

匈奴傳曰漢遂取河南地塞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爲塞因

河爲固漢亦棄土谷之什辟縣造陽地以與胡顏師古曰斗絕也縣之斗曲入匈奴界者其中造陽

地也

由此觀之聖主用心非務廣地以勞衆而已矣

文學曰秦之用兵可謂極矣蒙恬斥境可謂遠矣今

踰蒙恬之塞立郡縣寇虜之地地彌遠而民滋勞朔

方以西長安以北新郡之功外城之費不可勝計非

徒是也司馬唐蒙鑿西南夷之塗巴蜀弊於邛

音笮

音作

橫海征南夷樓船戍東越荆楚罷

音疲

於甌駭左將

伐朝鮮開臨洮

音姚

燕齊困於穢貉張騫通殊遠納無

用府庫之藏流於外國非特什辟之費造陽之役也

由此觀之非人主用心好事之臣爲縣官計過也

大夫曰挾管仲之知

去聲

者非爲厮役之使也懷陶

朱之慮者不居貧困之處文學能言而不能行居

下而訕上處貧而非富大言而不從高厲而行卑

誹譽訾議以要

平聲

名采善於當世夫祿不過秉握

者不足以言治家不滿檐石者不足以計事儒皆

貧羸衣冠不完安知國家之政縣官之事乎何什

辟造陽也

文學曰夫賤不周知貧不妨行顏淵屢空不爲不賢
孔子不容不爲不聖及將以貌舉人以才進士則太
公終身鼓刀而甯戚不離飯上聲牛矣古之君子守道
以立名修身以俟時不以窮變節不以賤易志惟仁
之處惟義之行臨財不苟見利反義不義而富無名
而貴仁者不爲也故曾參閔子不以其仁易晉楚之
富伯夷不以其行易諸侯之位是以齊景公有馬千
駟而不能與之爭名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
飲在於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故惟仁者

能處約樂貧小人富斯暴貧斯濫矣楊子曰爲仁不
富爲富不仁苟先利而後義取奪不厭公卿積億萬
大夫積千金士積百金利已并財以聚百姓寒苦流
離於路儒獨何以完其衣冠也

貧富第十七

大夫曰余結髮束修年十三幸得宿衛給事輦轂
之下以至卿大夫之位獲祿受賜六十有餘年矣
車馬衣服之用妻子僕養之費量入爲出儉節以
居之奉音俸祿賞賜一二籌冊之積浸以致富成業

故分土若一賢者能守之分財若一知者能籌之
夫子貢之廢著陶朱公之三至千金豈必賴之民
哉運之六寸轉之息耗取之貴賤之間耳

文學曰古者事業不二利祿不兼然後諸業不相遠

而貧富不相懸也

論言曰賈多端則貧士多技則窮心不一也

夫乘爵祿

以謙讓者名不可勝舉也因權勢以求利者入不可
勝數也食湖池管山海蕩蕘者不能與之爭澤商賈
不能與之爭利子貢以布衣致之而孔子非之況以
勢位求之者乎故古者大夫思其仁義以充其位不
爲權利以充其私也

大夫曰山岳有饒然後百姓澹焉河海有潤然後
民取足焉夫尋常之污不能溉陂澤丘阜之木不
能成宮室小不能苞大少不能澹多未有不能自
足而能足人者也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
故善爲去聲人者能自爲者也善治人者能自治者
也文學不能治內安能理外乎

文學曰行遠者假於車濟江海者因於舟公輸子能
因人主之材木以構宮室臺榭而不能自爲專室狹

盧材不足也歐冶能因國君以爲金鑪大鐘而不能
自爲一鼎盤材無其用也君子因人主之正朝以和
百姓潤衆庶而不能自饒其家勢不便也故舜耕於
歷山恩不及州里太公屠牛於朝歌利不及妻子及
其見用恩流八荒德溢四海故舜假之堯太公因之
周君子能修身以假道者不能枉道而假財也

大夫曰道懸於天物布於地知者以衍愚者以困
子貢以著積顯於諸侯陶朱公以貨殖尊於當世
富者交焉貧者澹焉故上自人君下及布衣之士

莫不戴其德稱其仁原憲孔伋當世被饑寒之患
顏回屢空於窮巷當此之時迫於窟穴拘於緼袍
雖欲假財信姦佞亦不能也

文學曰孔子云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事吾亦爲之
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君子求義非苟富也故刺子貢
不受命而貨殖焉君子遭時則富且貴不遇退而樂
道不以利累已故不違義而妄取隱居修節不欲妨
行故不毀名而趨勢雖附之以韓魏之家非其志則
不居富貴不能榮謗毀不能傷也故原憲之緼袍賢

於季孫之狐貉趙宣孟之魚食甘於知伯之芻豢子
思之銀佩美於虞公之垂棘魏文侯軾段干木之間
非以其有勢也晉文公見韓慶下車而趨非其多財
以其富於仁充於德也故貴何必財亦仁義而已矣

鹽鐵論卷四終

